

永樂大典

六

卷二千二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六 六模

六六六

壺 壺 圖三

小方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六分深五寸四分徑二寸一分容升有四合無銘識有蓋按此器形制甚小疑之明器人黃伯思東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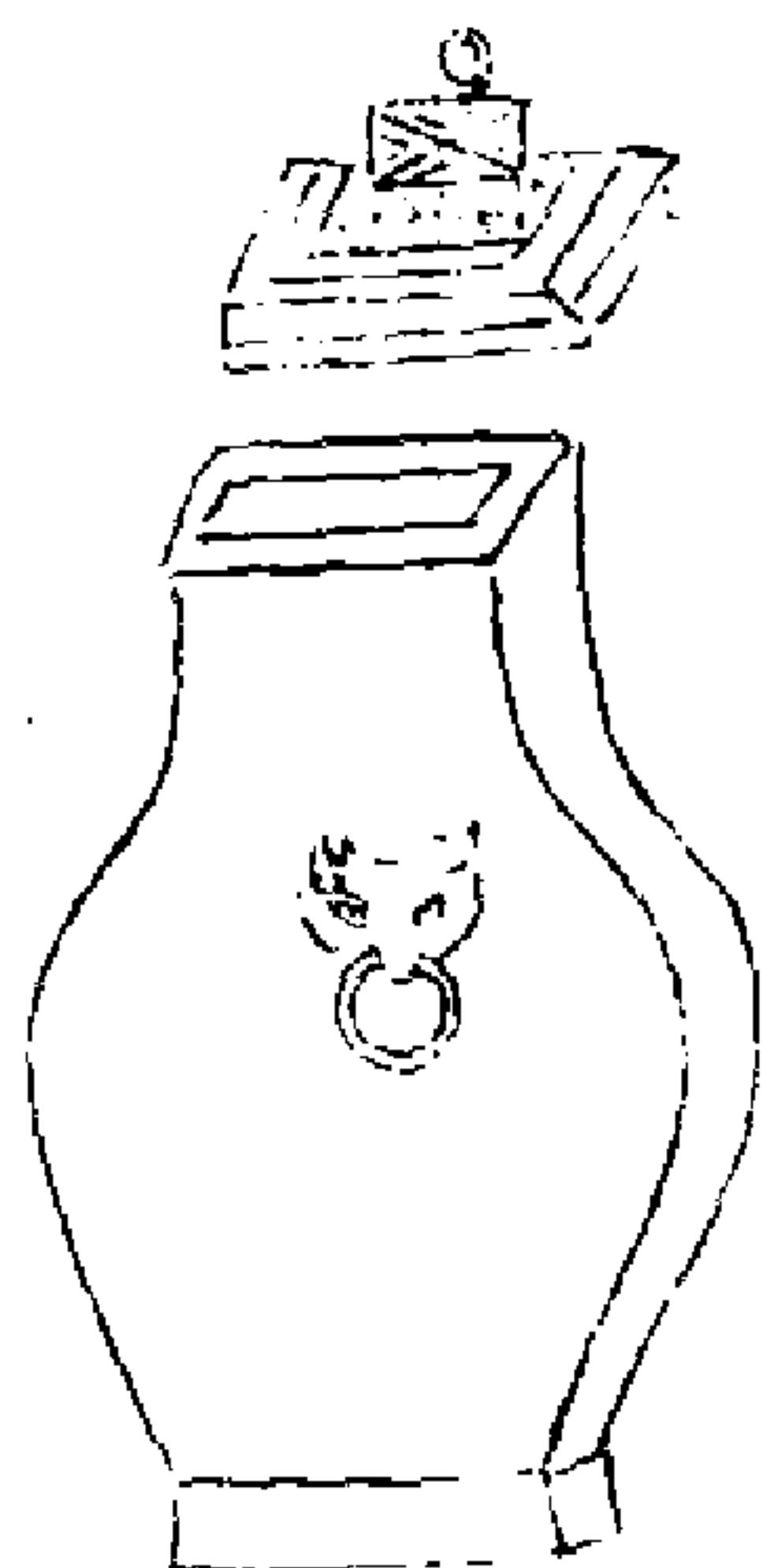
人黃伯思東觀

人黃伯思東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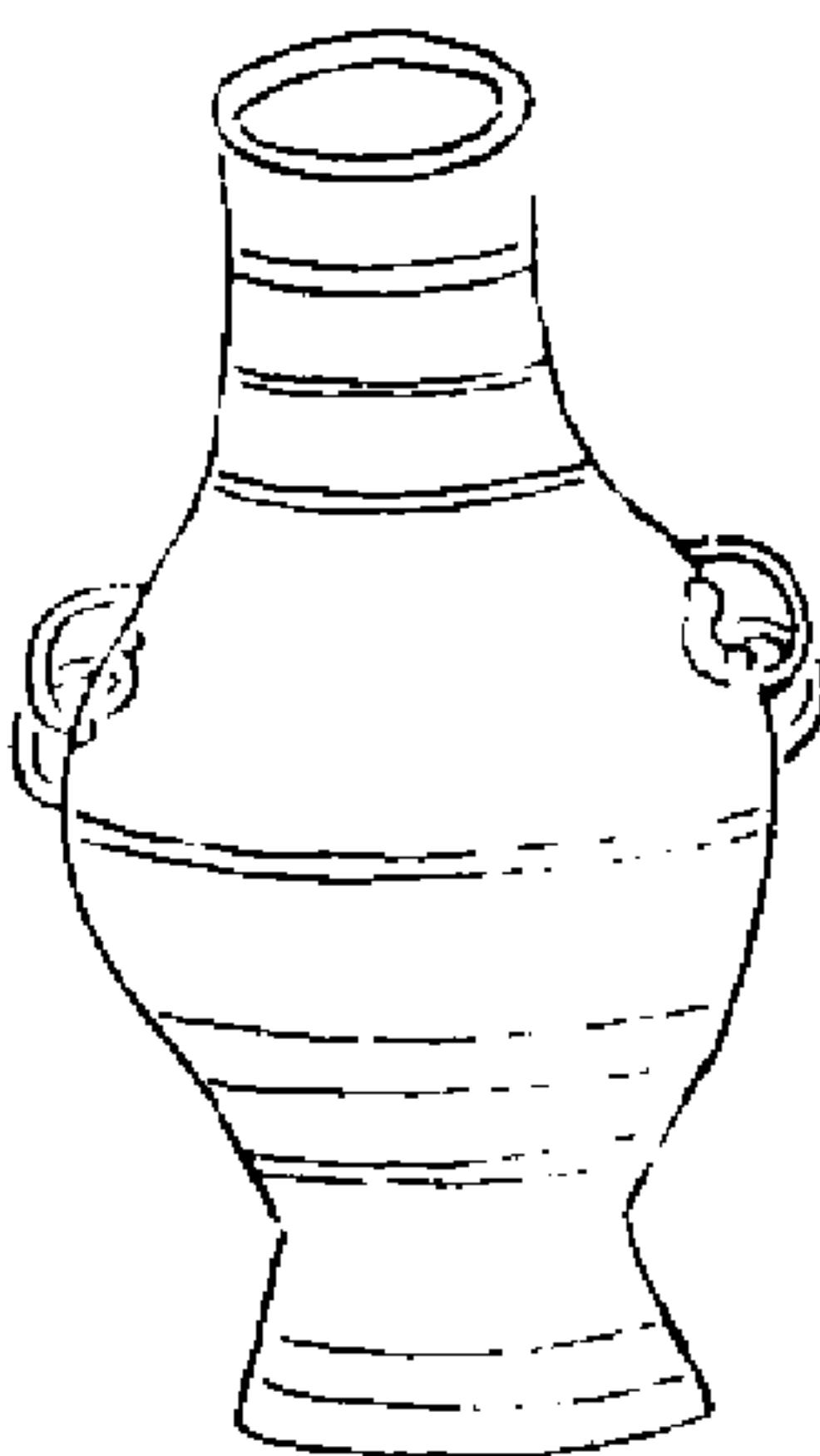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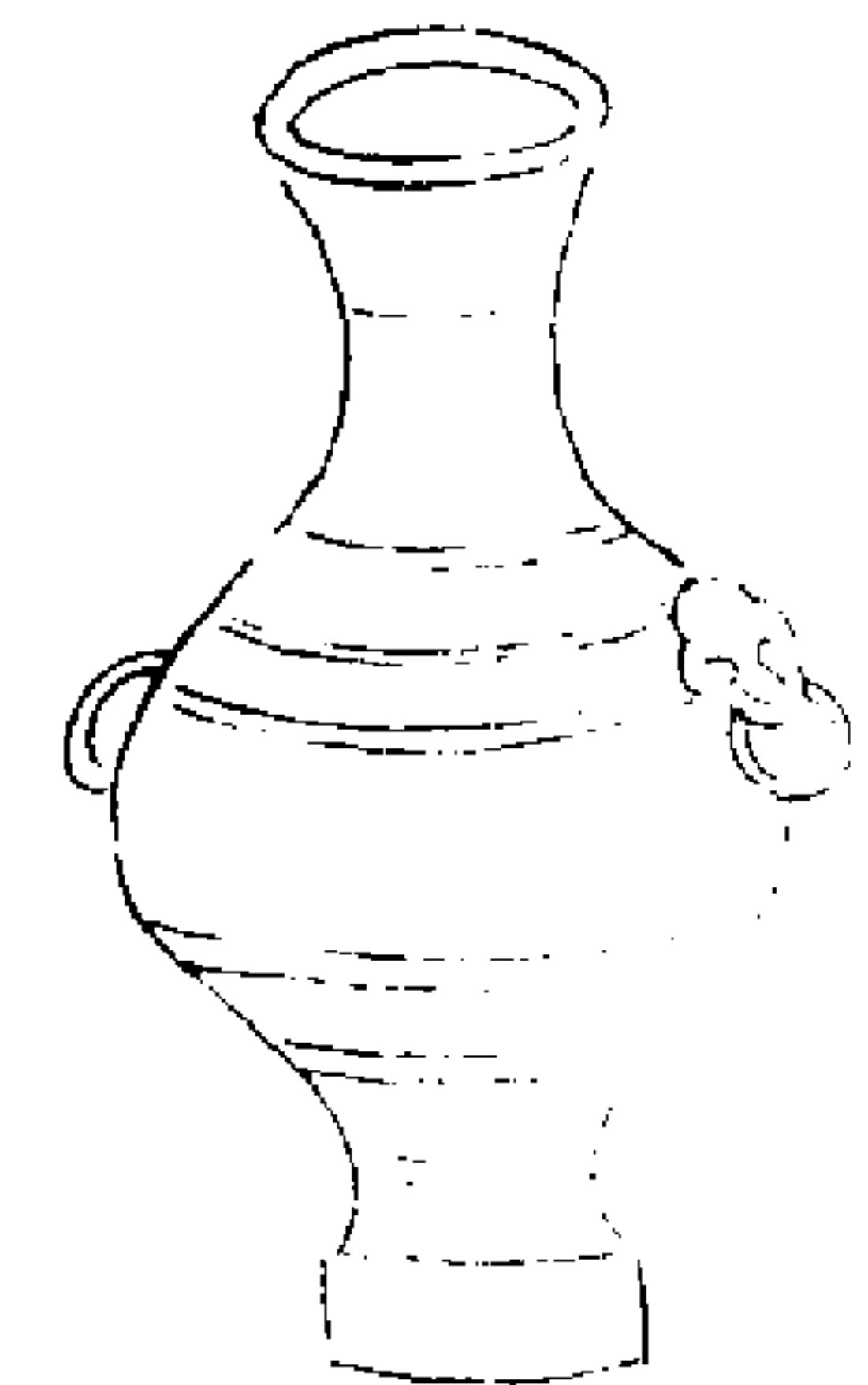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五十六

方文方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八寸深八寸八分徑三寸二分容八升無銘識

獸環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京兆。容五升七合。無銘識。余未考。凡二圖其式。
略異皆列于後。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六六

二

右第二圖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無銘識。余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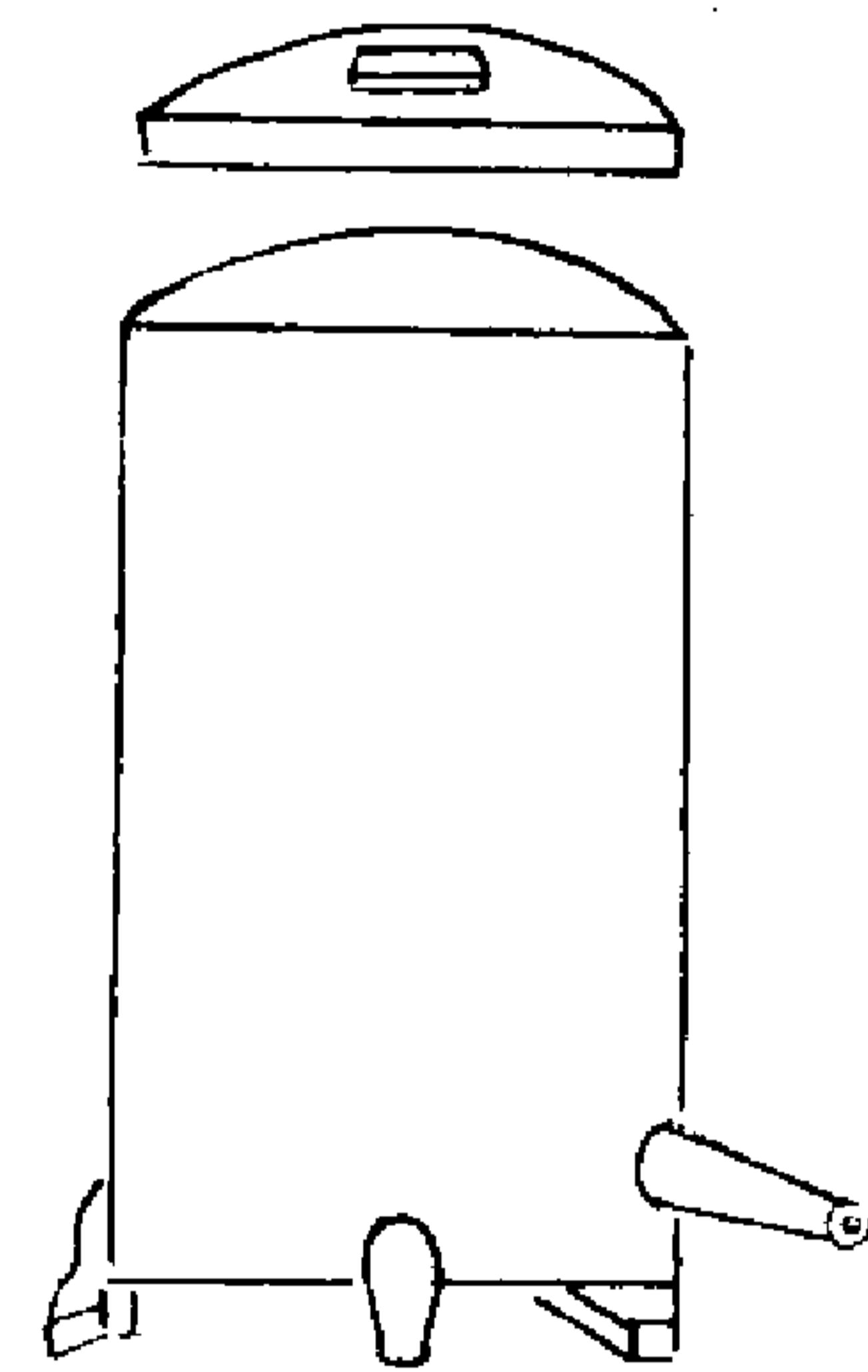
翹手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于河濱。高九寸。口徑二寸三分。腹徑四寸。深六寸。
二分容升有三合。無銘識。某按此器形制大師與父已人形彝足跡彝相
類而差小。必同時物也。其形類壺而有提。故謂之翹手壺。續後漢書潘勗傳
勗翹手壺掌升降之節。注周禮翹手壺氏掌翹手壺以令軍井。能改齋漫錄今所

在浴處必掛壺於門。或不知其始。按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禹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今軍中士农皆望見如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乃知俚俗亦有所本。周禮注軍中人多車騎。雜會歡讌。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功為表。省煩趨疾于事。省煩趨疾上結於竿首。挈挈然周禮挈壺氏蹟政官之屬。

漏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五寸六分容五升。有蓋。銘二十有一字。按此器制度其蓋有長方孔。而壺底之上有旅箒乃漏壺也。視其銘文則漢器也。又黃伯思東觀餘論。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箒若渴鳥然。所以節水也。此亡有蓋。餘製皆同。然彼器修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漏壺。大小長短相次。若陞減。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禮記喪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注壺漏水之器也。疏狄人出壺者。狄人樂東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棺椁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疏壺是漏水之器。大大所掌。易氏周禮說挈壺之制。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于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為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二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別。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景無差。刻以挈鍤為節。中廷立表以揭牌。每時正則一紫衣吏持牌立于前承之。宋強梧部集鐵漏壺銘。注之消滯弗舍晝夜節數之正。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六

差不容辨作於然寧庚戌夏許景迈詩贈製刻漏前琴壺王君因
嶺秋方來鶴鳴夜參半山中無曆日榮悴知節換王君太多事緣移寒晝
旦辛苦窮河源把彼注甕鑄錢澗未不停會見白石爛旁有減水壺節水
使之緩僵無乘除法巧歷安得算反求諸吾身自有子午觀百刻呼吸調
勿使毫去幹寃哉張壽王謀最密於漢信史不足徵徒興千載歎抱籌付
木仙試判此公案

酒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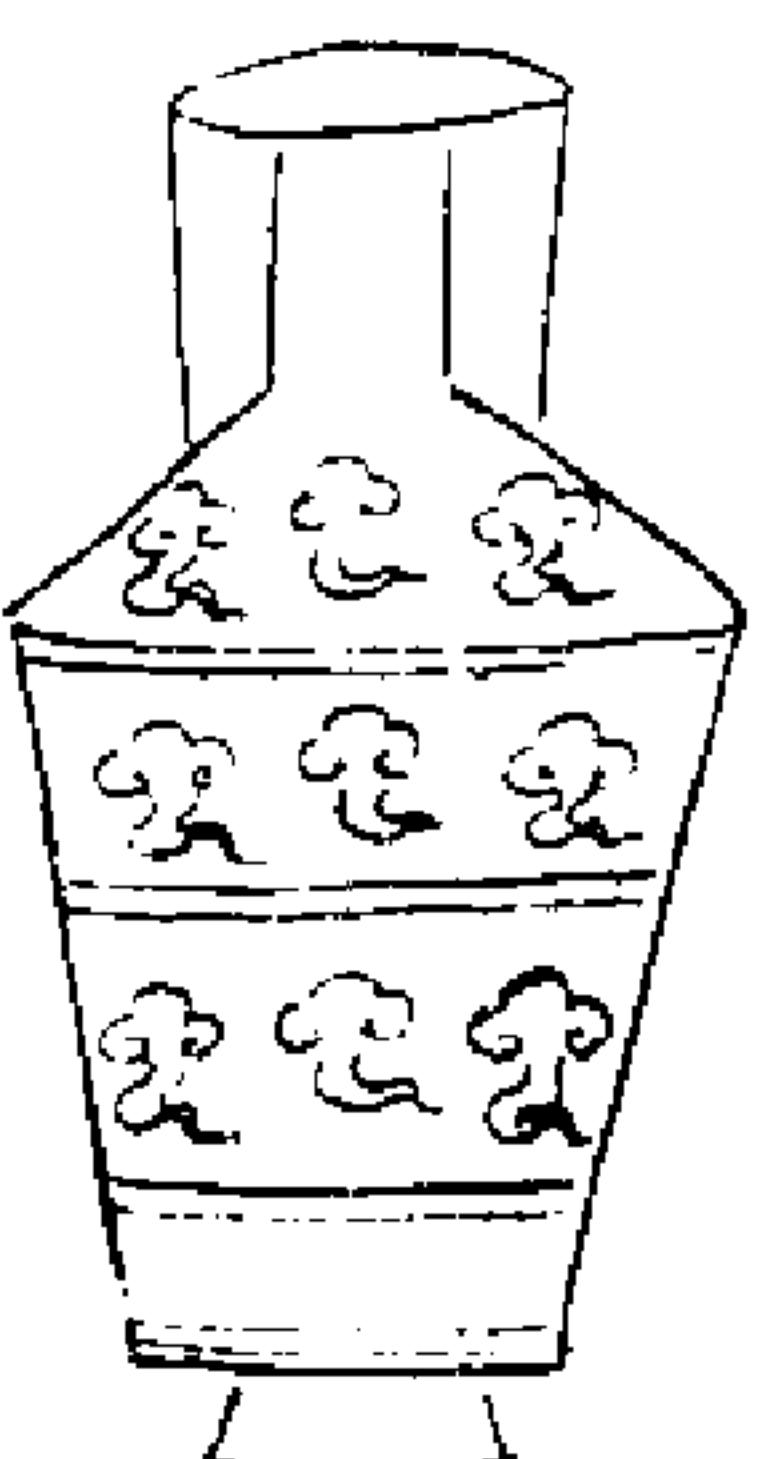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六

四

彝宗義三禮圖舊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八足高二寸徑尺反爵著壺漆
赤中一有畫飾禮文經注無此形制臣宗義按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齊
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槃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
有爵飾蓋此壺也又疏云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今以黍尺計之上下空
徑一尺四寸方橫徑一尺一寸強乃容一斛之數珊瑚鉤詩話題酒壺
韓奕詩云顯父錢之清酒百壺便提挈故陶令掛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
杖頭遇興則傾之鵠壳之異名者耳宋景文公集詠酒壺刻像小跋贊無
惜是所憐客惟迎指顧冷寄回旋屢轉疑投節將休似取妍勞君最深
意醒者勿須傳陸放翁詩詠空酒壺銅壺受五升中貯太古醇相從亦
已久一朝委流塵我豈少思哉白頭乃如新誰知矮道士亦作丘仙人

掌客壺





彝宋義三禮圖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舊圖雲錄
谷一解禮書曰方壺圓壺無鏹古今事通掌客壺酒器其設於堂中央如豆之數

青田壺

唐蘇鷗演義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

六升鵝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金張時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十人飲一核盡一核所盛已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旋盡成不可久置久則苦而不

銚名曰

瘦木壺

宋呂原明雜記歐陽公守頴日與鄭獻公及劉倣原甫魏廣晉道焦千之伯強王回深甫徐無逸從

道七人會于聚星堂分題賦詩得瘦木壺其詩曰天地產衆材任材謂之智株樸與樞樞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瘦何異

肉有贊主威據體姿賦象難取類隱括所不施鉤繩為爾廢大臣貌而往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終朽不器剗剗虛其中未添為之僞莫裝挹酒餽施周惟其利穢象非不珍金壺豈不貴設之於檀階十目肯注視幸因左右容及見謂奇異人之於人材夫豈遠於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務勵才無不可用曲上所錯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為良士執以一廢百求功何由備是惟聖人心能通天下志識者於是知公有輔相之器

匏

密齋筆記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東坡云舉匏尊以相屬宋李叔濟南集匏壺銘匪金匪玉匪繪匪鏹用因汝

器器本汝質汝質惟虛天畀汝德毋因所受妄矜為實實勿勝虛實勝當溢盈虛無常人自損益毋敗虛德是惟汝則

瓠壺

唐王建詩贈胡征將軍詩云未明排仗列銅壺

觴願君長瓠壺銘予虛誠曰交錯朴紛我觀王隆化八猶不改薰隆化朝南平車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者臭也此引用言觀後

不為從俗及作史所移未見蛇起陸已看豹成大陰符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豹成大光上注愛若古人風古壺授贈君魏志毛幹傳太祖以赤

屏風烹鳴九賜。珍同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取酌酒時在儻可用
弭楚豕。隻客愈俗惡之。參左傳曰。楚巫甚惡。周禮小祝彌叔矣。注云。弭讀
曰。攷安也。接弭與弭同。問君何以報。直諱與多聞。文選四愁詩曰。美人贈
我金錯刀。何以報之。美墮塔。書論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趙師秀
詩送古銅壺與人。小壺純素無文采。驗是殷商物至今。損處怕教凡手
觸。鑄時應有吉星臨。久藏厚土金聲盡。微贮清泉翠色深。特贈高人安几
席。爲勾古意入新吟。元好岳祥簡風泉老銅壺。孫孫子子

永孚用。下有銘文誰所爲。有色無聲形制具。不得隨俗插花枝。**金壺** 晏子

春秋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母書。又唐寶錄李大亮謝表云。
賜金壺。以彰忠讌。晉王子平捨遺記。浮提國獻神道善書。二人佐老子撰
道德經。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繪。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
灑地及石皆成墨綠斜斗之字。黃山谷詩。謝景仁送惠酒器。揚若喜我
梨花盃。却念初無注酒鬼。罷矮金壺肯。提送。按。移殘菊更傳盃。

銀壺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秋七月僖宗即位九月舉工李

可及派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寄馬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

酒而中實。石軍中尉西門李玄度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六

六

以官車。李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恩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
足耳。及派嶺南。籍沒其家。果如李玄言。台州府赤城志。赤山有古塔。塔之
下有石函。盛小銅塔。銅塔之內有銀壺。宋劉行簡。名溪。慕無言兄。以銀壺
作粥糜。頗擅其妙。舟居夜飢。頃刻可辨。戲作此詩。少年愛酒不廢沽。
猶鳴夷。每隨車。春禽似是知我意。日日勸我提葫蘆。侵尋老境。筋力異。宿
昔百嗜今一無。窮窮未免走四方。是口特賴薄粥餽。講君巧作此銀壺。善
爲口計真不殊。上蓋下豐腰賦託。古人以吸大者。烏牕牕上抵下部。空洞
可置升米。餘金湯外。沸如隔膜。氣塞不作聲。盧胡。湏更已後。成淖糜。勾滑
不減傾醍醐。蓬隱夜飢。急星火。咄嗟而辦。功可書。山僧歎鉢未足。訖考父
古鼎。非時湏。我聞壺中。有高臘。日月或顙。蓬萊晨。神仙有無事。恍惚山澤。
形貌常多懼。不如一飽睡。

玉壺

黃山圖經。浮丘公啓之。山中有霞衣

寶冠珠。後壺中有瓊漿甘露。浮丘公曰。此是天降以奉黃帝。遂授帝。帝受
之。持歸。稽仲異花。吳王亦驚嗟。許與韓重為婦。王不許。女歎氣卒。重吊冢
前。紫珪魂出塚。邀重入塚。贈以白玉壺。重貲諸王。王徵其發塚。復得囊。乃
捨重。待以子婿禮。東漢書。楊賜傳。光和四年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

所服。冠幘綏玉壺帶金錯鈞佩太平廣記元微抑實退南溟夫人夫人令侍女以百花擣取之。後贈以玉壺一枚。高人餘夫人命筆題詩贈曰。朱從一葉舟中來去上百花橋上去若別人間扣玉壺驚驚自解分明語二子受之。使者曰。子婦有事但扣玉壺當有鳥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將歸衡山中遠因餚而扣壺遂有驚驚語曰當欲飲食餚而道左有盤饌豐饋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達家矣。馬公頤記王遠字方平嘗住黎經家後去十餘年。七月七日來威儀如大將軍持玉壺十二皆以蠟封其口。唐李白詩玉壺吟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湯酒邊。齊賢曰。王數酒集紙牘觀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坐壺馬頭壺邊盡破。漢書項平舞劍與樂譜注。漢趙建。史記曰。賈誼舉行出乎烈士。鳳凰初下繁泥謁謁帝稱觴登御筵。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鐵馬觀。觀上安堵畫用土色版御于木鳳之口。而煩行漢舊儀。天子六里。皆以武都輩送封之。士贊曰。曹植詩謁謁帝水明廣。渝揚九重萬乘主。謙浪赤墀青瑣賢。齊賢曰。九重言天子有九門。一闢門二達。郎門三通郎門。西城門。五車門。六車門。七雉門。八應門。九路門。詩云謙浪天敵。據福傳。鑒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堂。禮天子赤墀。漢拾遺事曰。寡人聞波天敵。據福傳。鑒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堂。禮天子赤墀。漢拾遺事曰。寡人

對音噴門。其門列焉連噴而青塗之天子列也。士贊曰。班固二都賦。年雍容。渝揚著於後嗣。禮天官玉宮九重之制。九雉。宋玉九輶塗不賓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史東方朔傳曰。一當萬乘之王。張衡西不賦。石平音項書。漢書曰。赤壁音項音長曰。以青塗戶。達參中玉道。雙解注曰。丈如連噴。朝天數接飛龍馬。勑賜珊瑚白玉鞭。齊賢曰。唐天祐監御左右石六閭。分二庭。一曰祥麟二鳳苑。其後禁中又增置朱龍庭。晉明帝。士贊曰。杜子美詩。麒麟受玉鞭。注云杜陽雜編。武帝省平後壁間得寶匣。匣中復玉鞭。鞭未有文。曰。軟玉鞭。即太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即玉瑞。雖蓋田之美不能過也。猶之則須是相統。好之則頃毛如蠅。雖以斧鎚銀竹。終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以輝映諸為囊。若玉線為繩。人曰。涼州記。成寧歲年豐穰。故陵傅銀。絲以織珊瑚。觀此事則知宜大白。齊賢曰。史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烏程。朔曰。如朔者。所謂過甘於朝廷。問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生席中酒脯。緣地散同。陸沉於深邃。世金馬門也。宮殿中可以避暑。全身何必深山之中。高廬之下。金馬門者。官者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應御風体通同。東方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六

期是太白星精。黃帝時鳥鳳鳥。堯時鳥鵠。成周鳥老鵠。趙高馬鳴
夷。夏後湯日。韓曉龍鳥。東俗仙也。西施宜笑後宜頻。醜女效之徒累身。
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齊賢曰。莊子。西施病心。而嬪其里。里
之婦人見而笑之。齊心而嬪其里。里之害人先之。豎聞門不出。貧人見之
學妻子而夫。史記。女無美玉。入官見媚。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士賢以笑
辭。婦日直笑蛾眉更。凡人既會睇予人宜笑。乃又教女嬪蛾眉焉。古詩白
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觀太白傳
及前後詩集序。其意自光矣。元劉文簡公詩王壺繫青絲。太白沽酒詩云
王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擬之為題。以自解云。青絲雙繫白玉壺。擅糟
滿貯紅玲珠。擣來花下相招呼。杯杓酬酢氣豪爽。春風東來和且舒。花光
照酒香扶疎。波濶語無意態餘。清泉漱竹鳴璣璣。君令不欽計亦迂。我願有
酒如江湖。澆君胷中萬卷書。幽憤一釋肝肺濡。紅光入面不復魂。窮達歸
命心悠悠。交游不擇賢與愚。江海漁父山樵夫。偶然相值禮不拘。徑須禹
汝提觥盃。歡言對酌故舊如。一醉那復名姓輸。王侯之門曳長裾。是進不
識云趙趙。謙言直氣無阿諛。豈夫捨我為渠渠。忍轂青檻撤紫嚮。一咲不
惜千金湏。醉倒更遣蛾眉扶。時光流轉如奔駒。歲月豈肯爲汝居。銜盃願

不盡碧雲吟就苦澀休。但看光度輕昏鴟接翅拂斷霞相映霧山微。燭車不用乘青蓋試作山翁倒載歸。飲醉黃金勻抹萬英間步達清芬。
過砌臺一笑欣然超鼻觀。知公曾到月中來。萬國伏者內然光從一念收。
浩然勿乘更何求。西山故自朝來來。政不驚人語不休。久病便覺清秋絕。
景頻因警句誇美傳。狸耳便紛掣須知。羊明銀以裝。壘借人書字路邊書地。

碧石壺

宋高僧善鑑詩同王性之遊西林有老衲高一碧壺。幼遭亂爲人奴主使故

利作甚古。把玩久之性之求得欲以相寄。漫爲贊明所奪戲作此。玩物
有喪志。連人自觀生臭腐與神奇同出而異名是身等疣贊身外安是營。
厭看珠玉瑣竟作水火爭。況此枯塚物視若鴻毛輕山家一題評取予紛
奪頃。奇計先趙壁拙謀失秦城。誓將鐵如意碎與瓦礫并寄聲弄丸子。解
此兩青盤。獨異壺。
岳珂魏劉錄甲戌冬刻丁發諸荒墟得壺摸範簡古。薛花下情。

翠玉壺

金趙周臣澆水集李道人蓄異壺。求詩於諸公間雖兩牛

馬恐君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爲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失。憂樂置一
毫於眉中非虛也。志已則忘物。忍然心境兩忘此由世俗之所謂虛耳。若
夫虛爲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焉有對。守靜焉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
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爲素隱。爲矯激。立於吾道則人不然。惟誠
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踐盈而不誠則克動而不誠則躁靜而
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紫微壺

宋蘇東坡詩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次公案

山小。

唾壺

西京雜記。具列不知起自何時。經史畧無載述。惟事物紀

戰國特已有之。漢官儀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
朝廷榮之。舉邑奉詔賜董璡。嘗與朝廷之恩前後重疊。父母於予無以加
此。晉書王敦烏刑州。既尊外任。有問鼎之志。帝畏而惡之。引劇腿刀。搘
馬蹶心及履用事。顧問王氏。敦怒踰陳之。自爾憤憤不平。謝安每酒後詠
坐壺為節。坐邊直缺。舉書謝舉傳。舉爲尚書令邵陵王。論酒後好乘轎。

冠手自裂授之唾壺嘗取舉噴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不敢聞命王基慙宋張橫浦先生集唾壺銘汚不可窺垢不可聞藏垢納污伊德孔
子君子是式其大無倫馬碧梧苑芳集題楊妃唾壺圖三郎好女思傾
國一宴沉醉四海奔漢業巍巍美主事內庭供奉孔家孫右楊妃唾壺
圖第五男端頤得之請迺翁題其後因教之曰自古內外庭不分是以人
主視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婦人女子之時少漢武帝時執此物者侍中孔
安國也唐明皇時楊妃職之漢唐之所以成敗歟然而寵任中書宦官又
自漢始此話甚長小子識之尤未易詩同抱尊罍蒙將沃盥偶敢論才
不器得遂唾明珠棄置特然大提携醉侵須長歌空擊鉗半落壯心孤王
子平拾遺記吳主潘夫人帝嘗與夫人遊招宣之臺恣意幸邇既盡酌醉
唾於玉壺中使侍婢鴻於臺下歲時雜詠蘊仙此還吳掌漏翻非役侍臣
乃執拂良賓乃投撕太平廣記咸熙元年谷智出守常山郡得美女薛靈
芸便以獻文帝靈云聞別父母戲秋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
王唾壺盛春淚壺中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王海梁天
監初天空獻瑣瑣唾壺修侵山陵故事皇后宮中有白毛唾壺五枚賀猶
葬禮藏物今用瓦唾壺一枚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添書銀帶唾壺一枚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五六

十

交州雜記太康四年臨邑王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各
一只馬融遺令塚中不得下銅唾壺續齊記武昌小吏吳龍渡水得五
色石夜化為女子稱是龍婦至家見婦被白羅袍隱添几銅唾壺狀如
天府自稱河泊江寧縣志沙門寶意以朱孝建中來至京師瓦官寺世祖
施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卷之呴上
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魏武帝雜物疏御雜物用有純
金唾壺一枚漆圓油唾壺四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宋史常賢
妃傳妃高宗母也性節儉有司追金唾壺太后易令用塗金續世說左衛
副使張元昌使用金唾壺文宗因李訓誅之曲洧舊聞曾明仲治郡善用
耳目於通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肆中公言其事明
仲呼孔目官附耳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相
賞之王海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四日上謂輔臣曰向者童子萬項二十八
月二十二日以項為文林郎自言能詩嘗指金唾壺命題試之筆闕不下
益出其不意耳元儀伏唾壺制以銀寬緣虛腹有蓋黃金塗之趙希傭
會心錄仁宗不豫大臣日至寢闈見上用素添唾壺宮嬪似以爲恥反欲掩藏浴壺
趙秉燕外傳后加大捷

侍兒郭瓊拜上后
報以沉香浴壺

洗壺

真宗義三禮圖具制度
與有青雲氣方壺同

湯壺

高麗國經
湯生之形

如花壺而差廣。上蓋下座不復泄氣亦古溫氣之屬也。

麗人烹茶多設此壺。高一尺八寸。腹徑二尺。壺容二斗。壺容二斗。

圓經面藥壺。唯使副都轉提轄位用銀餘以銅爲之。圓腹滑頭。蓋形稍銳。高五寸。腹徑三寸五分。量容一升。

花壺

高麗國
經花壺

之制。上銳下圓。器如垂燈。仍有方生四時時水。晉花舊年不甚作。通未頤能之。通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魚目壺**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躰如周葬後。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謁以晉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稽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明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焉。

漢勢壺元元明善清河集。張水首傳。與聖宮漢勢壺。繡廉闕。綻雲母屏。綺

質。抱氣絕壺。著光晶蛇。挺鶴蓋。存威做鳳膺。弘腹宜斟盛。巧彌製備拙而雅。雖辭大受。肯小盈。甘泉夜直貯金壺。宣和秘殿朋父丁。乃知天地不发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十六

土

寬論。落人間幾何齡。神官取將酌元氣。今夕見之雙明瑤池青。鳥啼春庭。領公有酒多如渴。更湧岩穴招鴻生。鼙牙盤詰鼎鉉經。疏金供璧眇於於蒼一天萬古大冥冥。

尊壺

敬齋古今禮

少儀。尊壺者。而其彝。蓋推見嚮仰。

幼無擇賓主。悉以為不當然。卑者輒為尊者。而其彝。蓋推見嚮仰。仰古天冥冥。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來。尊壺者。而其彝。本以敬尊者。然客有執據者。不敢擅據尊者之禮。因以為之解曰。不敢當此盛意。後主不悟。轉相傳承。遂以面彝為不當焉。太平御覽。尊壺者。而其彝。卑尚人也。

尊兩壺

程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門斯禁。有玄

壺酒。朱門內壺疏。日門內壺。

八壺

儀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床。注車酒尊也。酒

百壺

詩

惟顯父錢之。覆壺。儀禮持牲。饋食禪壺。祭饌于東序。南順覆清酒百壺。兩壺為註。覆壺者。盡瀝水。且為真不宜塵。

縣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六

壺

周禮凡喪事懸壺以代器者東漢書費長房傳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市罷跳入壺中子房覩之後詣翁與俱入壺

水火守壺

周禮水火守壺注以水守壺者爲汰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

沙門

一壺

南史僧岩北海人後爲沙門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至夜而亡時人以爲

天地一壺

宋黃山谷集史應之贊窮則德據達則方觀天地一壺不侈者卓

乾坤一

壺

尚意韓詩論莫不鳥物累章言乾坤於一壺

中流一壺

鵠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注壺鵠也佩之可

以濟濟南人謂之腰舟雲谷雜記一壺千金陳正敏遜齋閑覽云博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環者明州昌黎縣在海島住來船有二環舟人云壺也予按今浮環以杉木爲之而壺以漆腰之可以渡水但鵠冠子謂一壺千金非指此也壺蓋鵠鵠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鉞何不慮以爲天樽而浮乎江海可焉莊子曰浮於江海可以自渡所謂腰舟鵠冠子所指正此耳故劉子隨時篇徑作中流失船一瓠千金鵠麻新詒中

之。又患無壺之可藉也。吾將為壺焉失船而得壺。壺之時也。人之得吾壺必以時。夫其時則不岸矣。時得吾壺以濟斯世。則吾又因十金壺也。壺可小慨哉。人可小量哉。余因其以壺金自號。故唱其說以遺之。无貢奉有聞。南集題壺金于夫天下之物常貴於有用。而賤於無用。一壺漫落。誠可賤矣。及中流失船。浮之以濟。雖涉至險。如履平地。則其貴奚啻千金而已。耶。然則壺非有貴賤也。貴賤由用不用爾。嗚呼。人果異是哉。宋陸游渭南集。一壺歌五首。悠悠日月沒根據。常在人間醉一壺。傾倒欹空還蹴灑。不曾教化不曾沾。先生醉後即高歌。千古英雄奈我何。花底一壺天。所破不曾飲盡不曾多。自從軒昊列隋唐。幾見中原作戰場。三十萬年如電掣。不曾記得不曾忘。恥從蠻牧立堯庭。況見商周戰血腥。勢得一壺開處飲。不曾苦醉不曾醒。長安市上醉春風。亂紗繁花滿帽紅。看盡人間興廢事。不曾留。貴不曾窮。

家無壺

楊雄太玄經地玄居首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壺注二本子之而陰者。非女則婦。娶禮也。居家無禮。婦尚始事。上僭丈夫。猶見洗濯。而以壺也。

少女提壺

楊雄太玄經地玄居首次。七老父擇車。少女提壺利考家。注。禮也。七爲仲丈。八位過老而得仲敬。故謂之父。有禮之女。

水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五十六

十三

以成家事。故利考家。詳本字

暨子提壺

楊雄太玄經天玄事首次。七丈夫扶舐。暨子提壺。注。娶禮也。暨子尤也。金馬火孫。故稱暨也。提。用也。金宜冠本。今用禮讓。不相剋害。以成事。家相扶之道也。詳本字

繫羊提壺

南史孔淳之傳。淳之與王敬孔。車轍。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同飲迄暮而歸。或憐其如此。答曰。此亦農夫田

父之禮也。願為酒壺。三國志陳郡鄭泉。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死葬我。我心矣。玄逢蠶若壺。楚詞招魂。菟兮西方之害。渡沙千里。皆云赤蠶若象。言蠶若壺也。

以錐

食壺

荀子勸學篇。猶以指測河也。以戈畚

千里。皆云赤蠶若象。言蠶若壺也。

盛金於壺

韓子

予重耳過曹。僕負羈絏。黃金於

壺。充之。以食。令人達公子之。

車掛酒壺

荀子。唐書史盧白傳。盧白。獨江淮。豈阜兵食供足。富長驛以定大業。母失事。徵烏他日。僕烈祖。不能從。盧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湖。因家焉。常乘覆盤。橫掛酒壺。

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取龍貯壺。抱朴子外國方士能咒

誠以徒住朱廬山絕意世事。數十丈方士吹之則蟠桓數寸。拔取著壺中板四五寸以水養之。餘固少兩屢早有瓶賣一龍往賣之一龍千金。取頭著湖中即興雲雨也。

醉指酒壺

南唐書列傳李夷鄴昇元中爲翰林學士性好酒。不拘小節。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遇。當赴召者甚矣。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飯來自倒之美。其踈豁多類此。

腹大如壺

猶覺察雜記滑稽古今說不同。

楊子雲酒賦云。燭鬼消翳。腹大如壺。應邵注。燭鬼竟是以皮爲酒燭。

崔浩漢記者長云。滑稽消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應嚮無窮者。取象今之注。

毀手破酒壺

百川學海韓忠獻遺事。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

壺於家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灑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爭匏壺

太平廣記。故騎常侍劉雋家丹陽。嘗驟雨。見門前三小兒。相牽狡猾。並不沾濡。俄共爭一匏壺。雋引彈彈之。正中壺

未集大典卷二二五七

十四

霍然不見。因以壺拂闌邊。明日一婦人入門泣曰。此亡兒物也。持

埋兒墓。他日又見兒持來云。阿娘已優得壺矣。言終而隱。

詳見

冰壺

瑞州府上高縣志。在後堂之西。邑宰趙仇大建元一統志。在四川叙州府富順州。見王麟西湖亭記。湖下有洞光。廣州府南海志。轉蓮司有水壺。在今景濂堂下。前瞰仙湖。黃運判徵其種。改鳴佩。宋曾彥約昌谷集。質湖南提刑孫同業啓曰。某嘗表衷水壺中。遊壁上。初年伯仲炳三鳳之齊飛。千載君臣。際六龍之首出。春陵重校圖經。李長庚。字子西。寧遠人。後徙江華郡。守田。察院。如鰲窩公。何少卿。俱爰其處。爲忘年友。捐紹興甲戌第。與張子湖。楊誠齋。傅內翰。郭都。寫。謝天齋。爲詩友。長齋。至以先生稱之。見之。憲玲瓏。寡以薄穠。虛明可鑽。因號冰壺。官正郎位半刺史。八十有六。公生平有詩。癖所賦。幾萬篇。今水壺集。所刊才五之一。耳。餘詩。粹在家。蒙蠅頭細書。皆公手澤。他文稱是。皆未錄。粹者也。人曰。義太初。字冲遠。營道人。先以詞賦。居鄉。大夫首選。尋舍去。宋濂溪之學。成連魁鄉。薦登淳熙戊戌進士第。居官方正。周益公。楊誠齋。朱晦庵。趙端明。皆與之游。屢表其能。歷典高僕。二簽亦號水壺。有水壺詩十卷。姚元崇集。水壺識。序。水壺者。清

潔之志。大舜作王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注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渝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利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視。豈異夫東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食餌必舉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寢。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效水。席皮洗績。溫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儻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江湖集姚鑄水壺說。唐梁國公作水壺。誠以厲當官者。舊萬安令李東陽而名器之。西齋鑄朝夕處冰壺之下。知誠不在目而在心也。遂爲之說曰。人之一身。率之者心。凡身之動。皆心之形。大哉此心。至靈至神。至明至清。天地自此位。日月自此明。四時自此運。鬼神自此靈。萬物自此生。一徇乎意。則昏昏濁濁。不能如鑑之澄。天地日月鬼神皆爲之不寧。四時萬物又焉乎有成。無惟此身。爲物所擾。夫惟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不汨乎本靈。本神本明。本清而後。此身表裏自然。如玉壺之水。故曰。嗜欲將至。有間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大荒炎蒸。陶輪水壺賦。以清如玉壺水。何懸宿。昔庄周顏淵。惟水也有堅凝之貞。惟壺也有虛

水樂大典卷二十六

主

受之明潔。周流之精質。託鎔鑄以成器。直方任器。規圓振情。對光輝而此色。因擊扣而馳聲。水假壺以為用。壺含水而轉清。及夫懷呈朝晏之餘。瑞表經綸之初。尤苟兵之失對。陷王霸之後。毫端遇貴以爲舉。乃獲或於所和。但觀夫挫移在道。澄澈如玉。時見瑩而則明。或持錯而不曲。故曰水貴於水。器尊者壺固。時而必用。軍每擊而何虞。若乃周將酬客。魯欲藏器。捨藉父其何忌。顧申豐而可憑。是以用之者廣。須之者多。遇薛波而擊。謂幽詩而何至。如水銷滴澗。壺鑄成辦。乃扶礪以荷德。豈知漏而興嘶音者。趙衰從徑。魏主其逐。雖有餒而仍悲。顧無麋而未宿。每覽餘軛。當思踐迹。志未吐於平生。容已衰於喟音。儻聞水之可薦。庶徒而無斁。况霜空且寒。晚景仍墜。雖抒軸而不輟。倘攀繁縟而無記。特技皎潔之姿。顧假含容之意。

崔損水壺賦。炯乎太陽之精玉有真質。水則貞清。我君子象諸溫如虹之氣。詠生胃之來。乃賦于他山。攻此良玉。刻之成器。錯以爲壺。信以崇達。忠不掩瑜。以虛而受用。究其無及。平嚴律閑。陰氣升氛霧結。河海變沙鷺鳴寒窓。雪滿晴牕。於是天景初夕。玉壺如冰。臨象退而孤映。對金鏡而相登。開其林湧。木津溫潤而曉。纖光不隱。毫末不過。豈爾取之可匱。玷之可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六

磨不然珉之衆矣。貴王者何心之潔矣。飲冰則那。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光奪魄。明月懷慚。宣比夫立堅生。揮激清勦貪。伊至人之比德。同貞士之可尚。夫以物象所鑒。稽明所蓄。霜華晨清。月影寒宿。故覽之者塊昧。憑之者慮揚。迨此風之已壯。幸西陸之未覩。客有撫而歎曰。猗歟猗歟。吾無是易。且漏卮無當兮歎。諸古大圭不琢兮聞。諸昔曷若茲器之可佳。諒君子之弘益。然後宣其烈。贊其意。抽毫命簡賦。壇之坐事。宋侍誠齋集題寄劉直卿水堂。外有續翠五千峯。中有清池月半弓。史拓長堤三十里。剝載揚柳與芙蓉。壇東清水水東人。蘭邊無地可留塵。何時去卉池中月。照我星星白髮新。趙蹈中詩于守津推官黃粹仲同年士也。治其公置以奉飯。輿作亭曰水堂。居謙至樂求詩於予。爲各賦一篇。以致期望之意。孰是群動主天機。在靈闕深居默自照。較垢寧得于。昭昭素絲義。幕佐賓郡端身潔更所貴心。積士其難。請將秋月鏡。亦作水堂觀。張灑演詩。湘中二首。書縣齋水壺。湘水平森森。魚意活發發。綠楊蓋江頭。春晚陰正潤。晴整參過花。暖泥缺出水。寬得一寸心。人行更千里。趙君羈詩。紙忍清更甚。添此良夜月。無奈詩興何。起舞烏君說。洞天徐沖淵詩。一泓雖淺清。長時自甘冷。可憐病渴人。臨深垂短綆。戴石屏詩集。李漕石洲水壺燕賞。

萬年碧玉壺

蘇州府志 碧玉壺在秀野亭西。植竹甚茂，寶祐末廢。金中州集王若虛賦文室碧玉壺，善甫賦詩鐸亦奉和。

心知雲路奇，偷訪錢作方壺當玉堂。虛靜自應祥，止止道通均是一。
蒼苔心含寶，月無中外身。著青霞可頤頤，政爾天邊到疑覺。始知誰送竹，
風香隨人作。計魚千里知，命無憂鳥一吞。碧落雲深堪避世，岩谷洞名
九華煙。燄可忘年平，章萬有歸玄覽。收拾方心入大圓，上界真人自官府。
不妨聊作

翡翠壺

宋林瀟濱詩和漢水先生韻 青瓢歸自滄海頭，渺然天地乘一鷗。今人來來古人去，我自認

我山中樓。行行采芝俊采芝，相期萬世同一時。可憐群動相啖食，利害
俳然爭采頤。炭來黃鶴問故里，養得白鷗在玄田。人生聲割千古歲，若
飄閑向母饅前。凌明放龍去飲泉，何事此牧不在天。山中鋤芝亦不惡，
未入一班輸辟仙。一秤勝負何有心，往往局外多堪吟。令人未悟爛柯
意，祇道歲月青山深。舉天欲向天狼時，草木零落美人遲。中年新知舊別意，悲樂相忘荃獨宜。

提壺

奇類武岡志 武岡州土產

桂林志 桂林府土產 實慶府邵陽志 邵陽土產 錦陽志 錦陽土產 河內新志 土產 潤川志 長沙府土產 沅州志 沅州土產 饒州府志 聲云提葫蘆沽

水樂大典卷二百五十六

七

美酒九江醉。天江川聞提壺詩。誰家紅樹先酒發。河處青猿有酒沽。
宋祭定齊果。年酒千金未易沽。聲聲何事勸提壺。山禽豈解知人意。不道
恩家飯也無。江湖續集。蕭澥望斷碧雲無。白衣一春長是獨醒時。煩君
卷舌東風裏。休勸飢人食肉糜。錢塘常驥集。長林棲息自安如。謾勸門人
提酒壺。世治有誰從。醉隱徒勞健。吻汝知無周。博士集示提壺。葉叔華
鞋一幅。申脩然無事可關身。一壺任醉春。長在南北東西作主人。是無咎
集。譙國嘲提壺。何處提壺鳥。荒園自叫春。夕陽深樾裏。持此勸何人。項
安世詩。信州城西千萬嶺上聞提壺。有感興。頻呼美酒。要人聽。應烏先生
太獨醒。啼處更當千萬。
嶺極知山鳥意。丁寧十里壺。
岳陽志 張聲道十里壺記 巴陵

後卒于丁丁泉皆贊歎張子作一輶詩于齊聞陶朱公老嫗之說業朱公故富家多勤幹一婦服事尤謹子取婦養既去越半日復回家人驚問嫗來何爲嫗曰中塗值雨思醫缺未覆故投來舉室大笑今張子百壺之作其後醫缺之謂矣客曰昔哉妙謂戲言真爲實惠頤韋之以貽後人張子曰唯醉書社觀臺上時嘉定辛巳閏月賓春之日馬範記公在郡二年務事精思遠慮為民興利除害不可榮舉凡科更適有歸役之變公極力歸以錢米蠲商稅雇兩月罷斗斛之征游割清俸令繙黃為民懷恤民甚德之公曰是特目前之惠爾此邦踞山並湖多大風遂數之凡十年必一大火民宜舉命如作十里壩充滿衢巷以厭勝之民無患矣吾雖行有日當作百壺為後人張本一日飲于社觀臺上醉中索紙大書壺記不加點而成範特倚坐因謂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此乃仁人君子之用心禪宗亦有老婆心切之讀正謂此也顧勿以前言為戲刻之臺上使後來者知公之心無一日不在斯氏相與樂成之則其患為不窮矣

瀛壺

類說瀛壺則瀛州也形如壺

方壺

王子年拾遺記渤海之東有五山代與貞符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新居之人皆仙聖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性來不得暫峙帝

退流於裡乃命禹強使巨鼈十五舉首而載之五山始峙而不動宋姚成一雪坡集楊雲林方壺說海山方壺在烟雲縹渺間可聞不可見矧可尋覓巖阿結屋戶外引泉匯以方池而亭其上瀛洲猶除不舍晝夜此風時至亭鶴棲對而不相悅已乃軒豁悠然見山仙家之壺惟有基登瀛守槃矩方寸地不受一塵勿令費長房窺之李彭集園通止老壘石為山號方壺作此以贈吾聞巨鼈皆負三神山乘動滄海冲融間蓬萊湍是不可剗舟舟群仙玉鍊顏那知雲衲三株手如陶家輪能斲取置之金地荷攢林來聽雨花獅子吼激水窟崖度曲聲草樹蒼然洪出塵藏山於澤真戲事遍界莫藏公識真我亦餐霞蟬蜕客嶽皮鸞鵠在衣袂領同以壁假許由飼我覽巖半峯碧國朝清江具臣集方壺記華亭之鶯湖有大姓烏宋子正氏即所居之西偏閣室若干楹方疏四條晝夜長明如洞天狀有石焉嶮然而巖秀有木焉鬱然而交蔭蓋不待馭冷風度弱水而生致方壺之勝因揭二字以名之且介前進士澄江也君叔蘊來求余言為記余惟方壺為三神之一在渤海東北五萬里外寔神仙之所宅也始皇帝嘗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颶而去則有無可知而方士之說往往訛以惑世之人若子正之居地與人俱勝豈非其方壺也歟而

朝暮汨沒風埃中。以內利微名者惡知有此也。余雖未曉其彷彿。竊有會於心者焉。至正初客錢唐。居國家承平無事。而池臺苑囿甲於三吳。時與一二賓客往來湖山之間。此一方壇也。及來華亭也。海內兵變。西北州郡每於侵暴屠燒。而編民之死者十九。吾幸安居暇食。以談禮樂於干戈之外。亦一方壇也。是非神仙之所傳。專美彼居方壇而不能有方壇之樂。至越海以來之其愚亦甚矣。使不擇地而有其樂。則非方壇而方壇也。美必清穆虛曠。健王侯之宮。而後為方壇哉。今子正據鶯湖之要。甲第連雲。膏腴接壤。所欲既足。而無求於外。日生方壇中。或觴或奕。又非若余之所稱而已。異日放舟湖上。一造方壇而思焉。則不為生客也。朗博隱集方壇記霞禪斥八極。與造化者游。因號曰方壇。四方之士。想其風采。咸以為神仙中人。非流俗所能測也。予游崆峒。公特別高仲所為記。求著其說。予與公有道家之好。莫敢以無陋辭。予聞方壇乃海中神山之一。仙聖所居。其說具載列繫冠。世以為寓言。咸莫之信。惟山之有無。不足深辨。所謂神仙者。若果有之。要必離世獨立。超然物表。非沉酣聲利者所能也。世無仙山。則已。有則唯無欲者能窺其奧。秦漢之君窮極奢侈。欲浮海以來。非惑歟。

嗚呼天地肇兮繁種已立。神州赤縣。環瀛海以為奧區。聖神代作。猶繪玄化。斯民熙熙。皞皞躋乎壽域。至于山川草木鳥獸魚鱉。莫不取焉。此蓋域中之神仙。人居其間者。咸有至行。則亦仙聖之儔也。世衰道壞。七雄並爭。赤縣神州。幾何不為鯨鯢之區。民殆變為異類矣。列繫冠生乎其時。厭濁世之耽糖。掉民主之寡遂。意為中國不可居矣。海中乃有神仙所居。竟絕凡俗。庶乎可求。而世人不能超然以獨往也。噫列繫冠之言若是。殆亦憂世者歟。胡當時避世之流。固有住來嵩山桃源之間。而世人未之識也。謂世界無仙山。然歟否歟。公博學好古。工爲詩文。以方壇自號。豈好語怪神者。蓋如子房欲從赤松子游。自它日名遂身退。脩然歸隱。漫游江南諸名山。人不以為仙。如南昌梅福。元宋李跨。蓋先生集半方壇詩。主人未得先。三山半作方壇。憶夜墮鵠。未今歲來漢表。鳳翔蒲史下墮。獨到門住客。先。落人座。清風六月寒。破竈黃金已無數。定知雲冀說燒竹。鄧仲伯詩遊方壇。趙醇道相拉把酒饒。薄逢古同之別。後達古寄詩次韻以謝。竊勝辱幽。湧雙壇人生偷。取醉工夫楚天寒。爭秋兩餘天。徐招客追觀。娛。書寢。恩來喚。宰予道。有方壇。宜同趨。江神解事。駆龍魚。水波不興。清風徐來。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六

擣咿啞人歌咏美酒滿載不待沽。登亭竹與竹鶴徒有徑深穩醉何虞。住處領客貪須臾。頻頻改席殊趑趄。湘流渺渺含碧虛。孤煙落日不可摸。市塵彼岸自一區。毒木奇石鄰崖磈。亭下蒲帆逝不居。徃徃望此如仙都。對岳麓翠屏鋪上頭。目力到重湖。昔年登覽慕秋爽。扶清涼耳露來香。厨相看不遠跡尚踪。濟勝之具空踟躕。興盡請以歲月書。仇香洒墨驚鳳奴。別後寄我詩成圖。爲問畫家傳本無。張鑑請方壺在茶廬。洞中春在壺中晚。火長衆仙相命醉霓裳。戲將龍腦真珠網搭上。周迴碧玉廊。葛元承詩唐晦叔方壺。秋日吟邊書傳查。弟兄盈酒列虞唐。誰知靜處工夫大。消得方壺歲月長。廡行之省齊集閨。世脈綴如許。照人冰玉淵然。箇裏可藏天地。廬中自有神仙。崔敦詩集方壺。垂楊陰下小亭池。濃綠繁紅掩映宜。挾冊獨來誰共語。海棠相對笑人廢。元豫章熊朋來集方壺。海上有仙山。中空作方頂。酒仙處爲壺。提遍大羅境。塵世難閉眼。一望但溟涬。借問廬中人。衆醉誰獨醒。小山雜著方壺。王壺清景面瑶池。便入母青也自宜。挾冊幾回成獨往。壺公應天一書廢。國朝胡鑒隱集方壺歌呈常太守。

迢迢方壺山。遠在扶桑東。何年鑿混沌。元氣間鴻濛。扶輿清澈自融結。塊奇不與餘山同。是僉玄圃疑此峙。嵩衡泰華難爭雄。環以弱水緣以瀛。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六

六

蓬珊瑚碧樹交磊砌琅玕芝草紛象茸。金烏玉兔旋繞乎其上。鳳凰麒麟游戲乎其中。神仙萬古所會宅。秋千六簾之上。海若之宮。徃泛樓船過其側。風濤阻絕無由通。真人恍惚不可見。至今抱此心。沖沖竭來塵寰內。遊道間奇逢。乘仙蹕是馬。髮添顏如童。手持帝賜清涼丹。洗滌然憐蘇群蒙赫然與世作司命。物不疵癟長年豐。願回銀海月。下照凡夫窮。飲我紫瓊浆。佩我清芙蓉。腰纏十萬騎黃鸝。瑤池同看蟠桃紅。歸來燕坐江峰曲。游慧利曉松風。載曉閣皂山言招葛仙翁。呼吸玄化遁。遙大空海籌自報。水清淺人間之榮無窮終。方壺方壺仙山咫尺念。嗟來者其焉從。蓋徃之集題林士衡所盡。得學士方壺歌圖并寄葛原哲經歷。方壺之山東海上。魚龍出沒風濤壯。貝闕珠宮亦渺茫。白雲黃鶴空惆悵。上清道士方方壺。筆底江山開盡。國方丈蓬萊。葉翠含南宮。址苑丹青俱山半。龍虎丹庭熟。白髮蕭蕭映秋竹。仙家歲月誰與期。人世兵戈自相促。林生華力回萬牛。倚棹慢亭風雨秋。十年却憶壺中隱。萬里長懷天上遊。新園蕭瑟松樹老。我思羨人隔烟島。滴仙何處駕長鯨。杜甫空欽拾瑤草。秋山木落山正空。客行已遙南飛鴻。明年把釣三山去。更向舟丘問葛洪。顧銀詩飲中索范叔。先生座間小方壺。聞公火許惠方壺。今日欣然見座隅。數樹中嶽蕙且。

舊。一峯旁立小而孤。清吟正好。供詩伯豪。奪休。今属酒徒。漸愧先生。徵作記。眉山却請問三蘇。錢宰臨安某方壺。小隱。方壺之山上有不死藥。可以鍊金丹。迺在閑風之東。員嶠之西。滄海每岸非人寰。自從秦兒入海去。不許海若道仙闕。長鯨蒼虬互出沒。天吳九首扶狂濶。方壺可隱。大藥可餐。海水清淺。海路險艱。山人學仙竟欲住。欲住不得。空長歎歸來。傳得壺公術。平地幻作方壺山。一壺顛敍懸乘室。日暮竟入壺中間。壺中一亭天地潤。自日不夜。長無端安得。相望費長房。同入壺中閒大還。**蓬壺** 魏伯陽參同契方圓徑寸。混而相狀以蓬壺環匝。閑四通。辟廁守鑿。固密閉絕姦邪。曲闈相連。以戒不虞。開朝清江具庭臣。集小蓬歌。君不見蓬萊方丈三韓東。上有飛樓澗閣。何嘵秦始知九州。更在赤縣外。羽水不與人間通。赤麟伏可擾。白獸馴可範。瑤草內時碧桃化。千歲紅盧敷。一去已無跡。燕齊子弟徒相從。鐵匡老人有仙骨。七十優向雲間蓬。高臺剪斷一幽絕。境銀河倒掛雙玉虹。自非齊娥之神泣。其處安得縮地如。立公讀書已去神尚亢。獻賦不列明光宮。麻姑初過急洒巾。有酒莫使金樽空。酒醉更呼雙童爲我歌。小海鐵笛雷怒。朱天威。汪濟詩贈蓬壺道人。蓬壺道人天一壺。孤雲瘦鶴乃其徒。碧玉壺試看。

有時掉頭不肯住。側身跳入壺中去。壺中天地非人間。三冬常暖朱夏寒。何曾忍飢嗟案餓。渴吞滄海猶嫌窄。人間大矣無長處。道人此境誰翱翔。丹砂九轉不易種。棗成美遣鷄犬識。道人道人何太癡。醉倒壺中人不知。久伸忽作嬰兒啼。冷龍八面天風吹。我有一轉語。道人許未許。一拳打破碧玉壺。試看。**三壺** 王子年拾遺記。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日方壺則方蓬萊在何處。如壺器。三山上廣中。捲下有皆如工制。措華山之似削成。**鑿金壺** 東漢書郡國志。太原郡有鑿壺。史示諸公篇。輒選老夫同賦。義不可辭。小隱甘壺時凭欄。它年興在跨黃珉。不妨游戲摘中樂。政爾經營湖上山。誰識胸懷容萬頃。聊將身世寓三間。故人有子猶流落。我輩逢渠轉厚顏。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樸
書寫儒士臣劉景淳
通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往愚